

三國志

魏

冊八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

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

平兵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

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

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

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阡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

危若是注曰阡音鹽如屋簷近必有讒慝間其中者

邊易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阡

魏志卷二十三 中華書局聚

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
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
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
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
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
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
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
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
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
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
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
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
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蜚
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
王所以陶冶民物閑邪存誠
魏國旣建爲侍中後有

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立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笱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

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

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
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
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
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
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
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
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

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封植焜然不羣於黃門郎遷
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爲少保加散騎

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客嶠同母弟郁
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爲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

以公彊當世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

明帝時爲尚書劭字子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陵謝子

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
憤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閑擢郭

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淹滯或顯之
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
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數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
不可殫記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
尚也劭宗人許相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匄
匍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
孟本來臨汝南聞邵高名請為功曹贊養放流絮士
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
騎將入郡界紹乃數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
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
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
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
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

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

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太守王匡起兵討董

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

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槁客為諸

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

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
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
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
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
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
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
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
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
之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
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
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
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
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

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
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
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
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
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
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
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
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
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
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
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櫛吏聲不以爲可林夜遇吏不
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
林曰聞卿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
不爲廷尉昨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轉
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
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

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

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

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北善太傅每見林輒欲

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時

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

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

貞侯子峇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書案晉

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峇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法魏

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字叔

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

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

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

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

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

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

左右曰我坐書也鍾相國證茂本服第以已絕故得

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

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

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

魏志卷二十二

五一中華書局聚

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品高使人亦心疾不義而貴
且富者先時國始制九品名使諸郡選置中正差
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郡守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
羌校尉王琰前數為入嘉第還為散騎郎而琰子嘉
歷中諸縣亦復茂通入嘉第還為散騎郎而琰子嘉
為中諸縣亦復茂通入嘉第還為散騎郎而琰子嘉
以溫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憤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
司去官鍾而黃所收徒趙溫薨時自為白故吏違科奔喪為
輔者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就至歲終舉或
議者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就至歲終舉或
以少孤為畏紹或父茂為士也沐有並志介嘗過河間姊人
也少孤為畏紹或父茂為士也沐有並志介嘗過河間姊人
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然為令公果不長疆過縣丞相
入呼縣吏求之索閣下穀是時蝗旱官怒有見未提刀而
肇入呼縣吏求之索閣下穀是時蝗旱官怒有見未提刀而
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清名詔肇
為牧司牙吏欲收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清名詔肇
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減死刑吳使復吏由是放散十餘
年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犝人兵作食有先熟
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犝人兵作食有先熟
不欲作沐德信邪其名也流布播於異域如出為濟自陰夏
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流布播於異域如出為濟自陰夏

守召以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生無常豫作終制而百戒
其子以中庸也故力行其從容也為君子富貴者有終為奢之人
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為君子富貴者有終為奢之人
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不苟竊非禮由
斯觀之陽虎與璠甚固陋於是暴骨桓魋石椁死如速朽此
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夫窮理
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
素一區萬生物之命芻狗有該覽玄通矣夫形道之宗同禍福之
忽壽為欺魄夭為梟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
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梟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
幽枉枯不豈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
裸體貴不豈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
珠璣玉象衽殺人以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孫
以蜃炭千載僵燥託殺人以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孫
葬謂莊子為狐狸之醫乎哉吾以屍材豈復識古有衣薪
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醫乎哉吾以屍材豈復識古有衣薪
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今代匠傷指狼跋忽首
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代匠傷指狼跋忽首
無常苟得獲沒即親道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否
朝之逋罪下以親道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否
若將逐俗抑廢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有犯魏顆
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戒氣絕令
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泣之聲止又勅豫掘塋戒氣絕令
二人舉屍即塋絕哭泣之聲止又勅豫掘塋戒氣絕令

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
封樹妻于皆遵之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爲
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往謁濟靡揚
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素
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
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爲不
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
鰥車黃牝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
其犢謂主簿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犢不聽時人皆以
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犢不聽時人皆以
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雖在久遠銜之
九品於敘人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不以苗前毀己
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己
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
典農中郎將年七十
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
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
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
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
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

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
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
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
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
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
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
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
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
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
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

世語曰俊三孫覽字公質汝陰

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字沈字宜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爲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
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

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文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
萬字象既性器厚又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然曰
為儒宗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
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
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必不問尚書漢明帝
殺幾二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必不問尚書漢明帝
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我一等帝與卿本末耳今聽卿
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
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
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
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

前世學先賢號曰神童既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

數候不安發以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

者輒不安發以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

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者果有

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者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

先是有宛有報讎者捕其令不忍疾致惡之將與俱亡縣肆之豪

疆有告其處者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
於市懼有俗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
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守自將
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
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

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
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
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爲宜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
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
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
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
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閒非絕迹之
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遷濟陰太守以德
讓爲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
先詣安根基致祠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
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
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
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巳非吾徒也吾其與子
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
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
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
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